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奮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

上回書表的是張金鳳現身說法，十層妙解，講得個何玉鳳俠氣全消；何玉鳳立地回心，一點靈犀悟徹，那安龍媒良緣有定。乍聽去，只幾句閨閣閒話，無非兒女囑囑；細按來，卻一片肝膽照人，不讓英雄袞袞。這話又似乎是說書的迂闊之論了。殊不知凡為女子，必須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工四者兼備，才算得個全人。又得知道那婦工講得不是會納單絲兒紗，會打七股兒帶子就完了；須知整理門庭，親操並白，總說一句，便是「勤儉」兩個字。

婦容講的不是梳鬚頭，甩大袖，穿撒褲腳兒，裁小底托兒就得了，須要坐如鐘，立如松，臥如弓，動不輕狂，笑不露齒，總說一句，便是「端莊」兩個字。婦言不是花言巧語，嘴快舌長，須是不苟言，不苟笑，內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總說一句，便是「貞靜」兩個字。講到婦德最難，要把初一十五吃花齋，和尚廟裡去掛袍，姑子廟裡去添門，借著出善會，熱鬧熱鬧，撒和撒和認作婦德，那就誤了大事了；這婦德，須孝敬翁姑，相夫教子，調理媳婦，作養女兒，以至和睦親戚，約束僕婢，都是天性人情的勾當。果然有了婦德，那婦言、婦容、婦工，件件樁樁，自然會循規蹈矩。便是生來的心思笨些，相貌差些，也不失為本色婦女。

卻又有第一不可犯偏最容易犯的一樁事，切切莫被那賣甜醬高醋的過逾賺了你的錢去，你受一個妒嫉的病兒，博一個「醋娘子」的美號。說書的最講怨道話，同一個人，怎的女子就該從一而終，男子便許大妻小妾？這條例本有些不公平。易地而觀，假如丈夫這裡擁著金釵十二，妻兒那裡也置了面首十人，那作丈夫的答應不答應？無如陽奇陰耦，乃造化之微權；此倡彼隨，是人生之至理。偏是這班「醋娘子」，這樁事自己再也看不破，這句話誰也合他說不清。所以從古至今的婦人，孝順節烈的盡有，找個不吃醋兒的竟少兒兒的。

但是同樣一口醋，卻得分一個會吃不會吃。先講那會吃醋的。如文王的後妃，自然要算千古第一人了。其餘大約有三種。一種是「仗心地吃醋」。不是自己久不生育，便是生育不存，把宗祧、家業兩件事看得著緊，給丈夫置幾房姬妾，自己調理管教，疼起來比丈夫疼的甚，管起來比丈夫管的嚴，不怕那侍妾不敬我如天神，丈夫不感我如菩薩。無論那一房生個孩子，我比他生母還知痛癢，還能教訓，人道「妾側礙於妻齊」，我道「嫡母大似生母」，親族交贊，名利雙收。這種吃醋，要算「神品」。再一種是「靠本領吃醋」。自己本生得一副月貌花容，一團靈心慧性，那怕丈夫千金買笑，自料斷不及我一顧傾城；不怕你有喜新厭舊的心腸，我自換門移星的手段。久而久之，自己依然不失專房擅寵，那侍妾倒作了個掛號虛名，卻道不出他一個「不」字。這種吃醋，叫作「能品」。再一種是「顧臉面的吃醋」。或者本家弟兄眾多，親戚宴會，姐妹妯娌談起來，你誇我耀，彼此家裡都有兩房姬妾，自己一想，又無兒無女，以有錢有鈔，不給丈夫置個妾，覺得在人面上掛不住，沒奈何，一狠二狠，給他作成了，卻是三面說不到家，一生不得合式。這毛病人人易犯，處處皆同。這種吃醋，便是「常品」。這都講的是會吃醋的。

如今再講那不會吃醋的，也有三種。一種是「沒來由的吃醋。」自己也有幾分姿容，丈夫又有些兒淘氣，既沒那見解規諫他，又沒那才情籠絡他，房裡只用幾個童顏鶴髮的婆兒，鬼臉神頭的小婢，只見丈夫合外人說句話，便要費番稽查；望一眼，也要加些防範。甚至前腳才出房門，後腳便差個能行探子前去打探。再不想丈夫也是個帶腿兒的，把他逼得房幃以內生趣毫無，荊棘滿眼，就不免在外眠花宿柳，蕩檢逾閒。

丈夫的品行也丟了，他的聲名也丟了，他還在那裡賊去關門，明察暗訪。這種醋吃得可笑！一種是「不自量的吃醋」。自己不但不能料理薪水，連丈夫身上一針一線也照顧不來，作丈夫的沒奈何，弄個供應櫛沐衾綯的人，也算照顧了自己，也算幫助了他，於他何等不妙？他不是左丟一鼻子，便是右扯一眼，甚至指桑罵槐，尋端覓釁。始而那丈夫還顧名分，侍妾還拘禮法，及至鬧到糊塗蠻纏，講不清了，只好盡他鬧他的，人家過人家的，他可竟刺了犯水飲，害肝氣疼了。這種醋吃得可憐！一種是「渾頭沒腦的吃醋」。自己只管其醜如鬼，那怕丈夫弄個比鬼醜的他也不容；自家只管其笨如牛，那怕丈夫弄個比牛笨的他還不肯。抄總兒一句話，要我的天靈蓋，著悶棍敲；要我的心頭血，用尖刀刺；要講給丈夫納妾，我寧可這一生一世看著他沒兒子都使得，想納妾？不能！這種醋吃的卻是可怕！世上偏有等不爭氣沒出豁的男子，越是遇見這等賢內助，他越不安本分，一味的啖腥逐臭，還道是竊玉偷香，弄得個茫茫孽海，醋浪滔天，擾擾塵寰，醋風滿地，又豈不大是可慘！

列公，你道好端端的《兒女英雄傳》，怎的鬧出這許多醋來？豈不連這回書也「壞了醋了」？這話正因書裡的張金鳳合何玉鳳而起。如今把他兩個相提並論起來，正是豔麗爭妍，聰明相等。論才藝，何玉鳳比他有無限本領；論家世，何玉鳳比他是何等根基！況且公婆合他既是累代淵源，丈夫待他自然益加親厚。這等一個人，便在宦途世路上遇著了，還不免弄成個避面尹、邢，怎的肯引他作同心管、鮑？不想張金鳳他小小一個婦人女子，竟能認定性情，作得這樣到地！不知安老夫妻何修得此佳婦，安公子何修得此賢妻，何小姐何修得此膩友！想到這裡，就令人不能不信「不善餘殃，積善餘慶；乖氣致戾，和氣致祥」的幾句話了。

剪斷殘言，言歸正傳。卻說安太太見何玉鳳經張金鳳一片良言，言下大悟，奔到自己膝下，跪倒塵埃，低首含羞的叫了聲「親娘」，知他「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」。太太便先作了個婆婆身分，不像先前謙讓，端坐不動的一手把他攬在懷裡，說道：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不許傷心。你這才是你父母的孝順女兒，才是我安家的孝順媳婦！你方才要沒那番推托，也不是女孩兒的身分；如今要沒這番悔悟，也不是女孩兒的心腸。也難為你妹妹真會說，也難為你真聽話。我合你公公一年的提心吊膽，到今日且喜遂心如意了！」說著，便一隻手拉起他來，又叫丫頭：「給你新大奶奶濕個手巾來，把粉勻勻。」褚大娘子忙一把攙了他過來，說：「先歇歇兒罷，站了這半天了。」讓再讓三，姑娘只搖頭不肯坐。褚大娘子此時是樂得眉開眼笑，要露出個娘家的過節兒來，只管讓。把個姑娘讓急了，低聲說道：「你怎麼這麼糊塗？你瞧，這如何比得方才，也有來不來的我就大馬金刀的先坐下的？」咦！誰說這姑娘沒心眼兒呀！

按下這邊，再整張金鳳這半日合何玉鳳講了萬言，嘴也說酸了，嗓子也說乾了，連嘴說帶手比，袖子也累掉了，袖口裡的小手巾兒、手紙掉了一地，柳條兒忙著過來給他揀。隨緣兒媳婦又倒過一碗茶來。他一面就著那媳婦手裡喝茶，一面挽著袖子，又看見華嬾嬾、戴嬾嬾兩個在那裡悄悄的彼此道喜。他便怏他兩個道：「嚯！二位嬾嬾倒先認著親家了。」說著，挽好了袖子，才整理鬢髮過來給婆婆道喜。安太太自然更有一番嘉獎，不及細述。

他見過婆婆，便走到玉鳳姑娘跟前，先深深道了個萬福。

說道：「姐姐大喜。」隨又跪下說：「妹子今日說話莽撞，冒犯姐姐，可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。妹子不這樣莽撞，大料姐姐也不得心回意轉。我這裡給姐姐賠個不是！」姑娘心裡這一感一愧，也顧不得大家在坐，連忙跪下，雙手把他抱住，叫了聲「我那嫡親親的妹子！」往下只有哽咽的分兒，卻說不出第二句話來。

誰想好事多磨，這個當兒，張太太又吵吵起來了，說：「姑奶奶，越說叫你好好兒的合他說，別逼扣他，說結了，咱好給他張羅事情。這天也是時候了，你可盡著招他哭哭咧咧的是作甚麼呢？是作甚麼呢？」張金鳳站起來笑道：「人家婆婆都認過了，你老人家還叫我合他說甚麼呀？」他道：「咱兒著，他依了？真的嗎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你老在那兒來著？」他聽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先念了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站起來往外就跑。只聽他那兩隻腳端得地蹬蹬的山響，掀開簾子就出去了。

安太太忙問：「親家，你那裡去？」他也不理。張姑娘隨後趕到簾子跟前，往外一看，原來他頭南腳北跪在當院子裡碰頭呢。只聽他咕咚咕咚把腦袋碰的山響，說道：「神天菩薩，這可好了！」說著，站起來，躡身又進了屋子，對著那神主也打著問訊，磕了陣頭，說：「哎！這都是你老公母倆有靈有聖啊，我多給你磕個罷！」大家看了，無不要笑。姑娘心裡卻是更覺不安。定了一定，安太太便道：「快著先叫人請你公公合九公去罷，這老弟兄兩個不知怎樣惦著呢！」

正說著，只聽窗外哈哈大笑，正是鄧九公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不用請，不用請，我們在此聽得多時了。好一個能說會道的張姑娘！好一個聽說識勸的何姑娘！這都是我們老弟合二妹子你二位的德行，我這蕩沒白來了！我們姑娘呢，這還不當見見你這位舊伯伯新公公嗎？」

原來此時姑娘見張老合褚一官都跟進來，人多有些害羞，躲在人背後藏著，褚大娘子忙拉他出來。他便同褚大娘子過去，低頭不語的在公公跟前拜了下去。安老爺道：「媳婦起來。」

你看，這才是天地無私，姻緣有定。我今日才對住我那恩師、世弟。」因合太太說道：「太太，我家有何修持，玉格有多大造化，上天賜我家這一雙賢孝媳婦！」太太道：「這也都是。老爺可記得當日出京的時候說的話？說：『將來娶個媳婦，不在乎富室豪門，只要得個相貌端莊、性情賢慧、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，那怕他是南山裡的、北村裡的都使得。』不想今日之下得了這樣相貌端莊、性情賢慧的一對兒、真個一個南山裡的，一個是北村裡的。老爺看這兩個孩子，還愁他不會持家、不能吃苦麼？」老爺道：「是呀，我倒不曾想到這裡。」

因把當日卜三爺給公子提親不得成的話，告訴了鄧九公一遍。

鄧九公道：「姑娘，你聽聽，萬事由不得人哪！你不信，只看頭上那位穿藍袍子的，他是管作甚么兒的呢？你瞧，如今師傅是把你的終身大事說成了，我同你大姐姐我們爺兒倆還有點臊臉禮兒，給姑娘墊個箱底兒，不值得給你送到跟前來，我才托了我們張老大，都給上了抬了。咱爺兒倆可有句話講在頭裡，你可不許不收我的。原故？自從咱爺兒倆認識以後，是說你算投奔我來了，你沒受著我一絲一毫好處，師傅受你的好處可就難說了，都攔在一邊子；只你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替我打倒海馬週三那回事，那就算你在世街路上留了朋友，俊了師傅了！講到那一萬兩銀子，原是我憋一口氣同海馬週三賭賽的，你既贏了他，我把這銀子轉來送你，你受之當然。白說咧，你不要我的！及至你偶然短住了，咱爺兒倆的交情，就說不到個『借』字兒『還』字兒，通共一星子半點子，你才使了我三百金子，這算得個甚么兒？歸齊不到一個月，你還轉著彎兒到底照市價還了我了。姑娘，在你算真夠瞧的了！你想，師傅九十歲的人，我這臉上也消消的不消消的？今日之下，好容易碰著你這樁事了，多了師傅也舉不起，一千金子，姑娘添補個首飾，一萬銀子，姑娘買個胭脂粉兒。餘外還有繡綉呢兩綉緞綾羅，以至實漏紗葛夏布都有，一共四百件。這也不是我花錢買來的，都是這些年南來北往那些字號行裡見我保得他全鏢無事，他們送我的，可倒都是地道實在貨兒，你留著陸續作件衣裳。如今沒別的，水過地皮濕，姑娘就是照師傅的話，實打實的這麼一點頭，算你瞧得起這個師傅了。不然你又講究到甚麼施恩不望根的話，不收我的，師傅先合你喝下個點兒（喝下個點兒：意為賭個誓兒。）：師傅這蕩來京，叫我出不去那座彰義門！」安老爺連忙道：「老哥哥，你這是怎麼說！」

鄧九公滿臉發燒，兩眼含淚的道：「老弟，你不知道愚兄的窩心，我真對不住他麼！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他老人家這話說了可不是一遭兒了，提起來就急得眼淚婆娑的，說這是心裡一塊病。大妹子，你如今可好歹不許辭了。」

列公請看，世上照鄧老翁這樣苦好行情的固然少有，照何小姐那樣苦不愛錢的卻也無多。講到「受授」兩個字，原是世人一座「貪廉關」，然而此中正是難辨。伯夷餓死首陽，孟子道他「聖之清者也」；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我夫子也道他「可謂清矣。」上古茹毛飲血，可算得個清了，如終不能不茹毛不飲血，還算不曾清到極處。自有不近人情的一班朋友，無故的妻辟繡，妾織蒲，無故的布被終身，餅餌終日。究竟這幾位朋友那個是個人物？降而晚近，又合這班不同：口口說不愛錢，是不愛小錢愛大錢；口口說不要錢，是不要明的要暗的。好容易盼得他大的也不愛、暗的也不要了，卻又打了一個固位結主、名利兼收、不須伸手自然纏腰的算盤，依然逃不出一個「貪」字。所以說：「不近人情者，鮮不為大奸大慝。」便是老生常談，也道是：「不要錢原非異事，過沽名也是私心。」又道是：「聖賢以禮為書，豪傑惟情自適。」

何小姐原是個性情中人，他怎肯矯同立異？只因他一生不得意，逼成一個激切行徑，所以寧飲盜泉之水，不受嗟來之食。到了眼下，今非昔比，冤仇是報了，父母是葬了，香火煙緣是不絕了，終身大事是妥當了，人生到此，還有甚麼不得意處？更兼鄧九公合他有個通財之誼，搗上了送了這等一分厚禮，豈有個大儀全璧的理？只為的是幫箱的東西，不好謝出口來。安太太怕羞了他，便接口道：「九大爺合大姐姐大遠的來了，還這麼費心，明日叫媳婦一總磕頭罷！」鄧九公這才掀髯大樂。

說著，只聽廂房裡的鐘打了十一下了。安太太道：「老爺，可得讓九哥合大姑爺吃飯了。」鄧九公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方才你們說話這個當兒，我兩個同張老大、女婿、大姪兒都在這廂房裡鴉默雀靜兒的把飯吃在肚子裡了。我們老弟怕我誤事，他一口酒也不許我喝，這回來可痛痛的喝一場罷了。」說罷，又呵呵大笑道：「姑娘，你這頭兒的事師傅算張羅完了，我可得替我們老弟那頭兒張羅去了。」安老爺便陪了他，同張、褚二人往前邊去不提。

安太太這裡也要到前邊張羅事情去，便約褚大娘子過去吃飯。褚大娘子因要合姑娘盤桓盤桓，就等著送親，因說：「我這裡合他娘兒們就吃了，省得回來又過來。」安太太道：「要姑奶奶在這邊幫著，我更放心了。」因合張太太道：「親家，這邊小廚房裡預備著飯呢，我那裡有給媳婦包下的餛飩，裡頭單弄的菜，回來叫人送過來。親家，可叫他多吃點兒，鬧了這半天了。」張太太一一答應。安太太便別過褚大娘子，把張姑娘留下，又吩咐何姑娘說：「外邊有人，不用出來。」才帶著一群僕婦丫鬟往那邊去。大家送到院子裡，媳婦提補婆婆這件，婆婆又囑咐媳婦那件，半日還談不完。

這個當兒，只剩姑娘一個人兒在屋裡，心下想道：「我自從小時候就跟跟父母在任上，關在衙門裡，也走不著個親友，凡這些婚嫁的喜事，我從沒經過。瞧不得我在能仁寺給人家當了會子媒人，共總這女孩兒出嫁是怎麼樁事，我還悶沌沌呢！」

自從去年見他們，算叫他們把我裝在罈子裡，直到今日才掏出來。今日輪到我出嫁了，我到了人家，我該怎麼著，該說甚麼？——這都是褚大姐姐合小金鳳兒兩個鬧的。再說，我這不出嫁的話，我是合我乾娘說了個老滿兒，方才他老人家要在跟前兒，到底也知道我是叫人逼的沒法兒了，偏偏兒的單擰在今日個家裡有事，等人家回來，可叫我怎麼見人家呢？」

越想，心上煩悶起來。可煞作怪，不知怎的，往日這兩道眉手一擰，就瑣在一塊兒了，此刻只管要往中間兒擰，那兩個眉梢兒他自己會往兩邊兒展；往日那臉一沉，就繃住了，此刻只管往下瓜搭，那兩個孤拐他自己會往上逗。不禁不由就滿臉的笑容兒，益發不得主意。想了半日，忽然計上心來，說：「有了，等我合他們磨它子，磨到那兒是那兒！」

說書的這話卻不是大離話。請看人生在世，到了兒女傷心英雄短氣的時候，那滿懷的茹苦吞酸，真覺人海茫茫，無可告語。忽然的有人把他說不出的話替說出來了，了不了的事給了了，這個人還正是他一個性情相投的人，那一時喜出望外！到了衾影獨對的時候，真有此情此景。

閒話休提。卻說褚大娘子和張太太送了安太太回來，見姑娘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把脊樑靠在牆上，低頭無語，手裡只弄手巾，便說道：「咱們這可到廂房裡歇歇兒去罷。回來吃點兒東西，妝扮起來，也就是時候兒了。」姑娘頭也不抬，口也不開，只是不動。張姑娘又催道：「走哇！姐姐。」他道：「我走不動了。」張太太問道：「咱又走不動咧？腳疼啊？」他道：「我的腿折了！」

這書裡自《末路窮途幸逢俠女》一回姑娘露面兒起，從沒聽見姑娘說過這等一句不著要的話，這句大概是心裡痛快了，要按俗語說，這就叫作「沒溜兒」，捉一個白字，便叫作「沒路兒」！

張太太道：「大好日子的，甚麼話呀？走罷呀！」姑娘道：「我走不動，你們大伙兒抬了我去罷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這話早些兒，回來少不得有人抬姑娘。」姑娘從方才一個不得主意，此時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忙問：「誰抬我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等到了吉時，人家就拿花紅轎兒八個人兒抬了去了。我不怕你笑話我怯，我長這麼大還是頭一遭兒看見大紅猩猩氈的轎子，敢是比我們家鄉那怯轎子好看多著呢！」姑娘這才想過來了，瞅了他一眼，嘴裡又「嘖嘖」了兩聲，說：「誰倒是合你們說這些呢！」張金鳳又催道：「姐姐別攪，快走罷！」姑娘道：「你拉的動我，我就跟了你去。」張金鳳道：「真的呀？」說著，當真用手攥住他的腕子，才一拉，只聽姑娘「啞啞」了一聲，說：「張姑娘，女孩兒家怎麼這麼蠢哪，拉的人胳膊生疼！」口裡說著，不由得那身子隨

了張姑娘站了起來，跟著就走。

噫，噫！這是那裡說起！姑娘要些微的動動勁兒，大約捆上二十張金鳳，也未必辦得動他一個指頭；這麼一拉，就會把姑娘的胳膊拉疼了？吾誰欺？欺燕北閒人乎？但是一個打定主意磨它子的人，不這樣一搭訕，叫他怎麼下場？又叫那燕北閒人怎生收這一筆？

卻說張金鳳聽了，笑道：「我的不是！走罷！走罷！」褚大娘子便在後頭推著他，張太太也跟在後面，才往廂房裡去。

一進門兒，姑娘一抬頭看見方才那副對聯，又叨叨起來了，說：「這還鬧的是甚麼『果是因緣因結果』呢！」及至念出口來，自己耳輪中一聽，心裡忽然悟過來，暗說：「且住。這上頭一開口四個字，豈不明明白白說的『果是因緣』麼！到了果是因緣了，還怕不『因』這個『緣』就『結』那個『果』嗎？」隨又看下聯『空由色幻色非空』七個字，心裡又道：「只說出家出家，如今鬧到出嫁了，自然是色不是空了，還用講嗎，可不是『空由色幻色非空』是甚麼呢？那裡的甚麼禪語呀！這等看起來，這張畫兒一定還有個啞謎兒在裡頭。」隨又仔細一看，早明白了。張姑娘見他那裡發呆，只望著他笑。又聽他忽然問道：「這都是誰幹的？」張金鳳道：「這是婆婆說姐姐新搬家，牆上怪素的，叫我弄張畫兒、找副對子掛上。我想，這是姐姐坐靜的地方兒，我就出了個主意，告訴外頭畫了這麼一張，可不知找甚麼人畫的，那對子就是才說的那個屬馬的寫的。」姑娘又看了一看，心裡說道：「甚麼『七寶蓮池』『八寶蓮池』的，這可不是我夢裡的那個『名花並蒂』麼？還怕我同張姑娘不跟著那個『天馬行空』的同來同去呀！竟攪我麼！他們要早告訴了我，何苦叫我打這半天的悶葫蘆呢！」一面想，一面扭著頭看，一面掀開裡間那個軟簾兒往裡走。進門一抬頭，不防屋裡牀邊端正正坐著一個人，一時意想不到，倒嚇了一跳！一看，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他乾娘佟舅太太。

姑娘見了他乾娘，臉上卻一陣大大的磨不開，要告訴這件事，一時竟不知從那裡告訴起。忙上前拉住舅太太說道：「娘，你怎麼這時候兒才來？只瞧這裡，叫他們鬧的這個……」姑娘這句話不但不接氣，並且不成句，妙在說了這半句，往下也沒話了。只有素面起紅雲，低著個頭，擩著個嘴。

舅太太早已明白他的意思，連忙站起來，拉著他的手笑道：「姑娘，可大喜了！我不但不是今日這時候才來，我昨日本就沒到那裡去。我就在前頭幫著你公公、婆婆料理你的事來著，倒合褚大姑奶奶談了半天，這事你不用說了，我從船上見著你那天，就全知道了。今日實告訴你，我看你公公、婆婆為難的那個樣兒，這裡頭還有我給他們出的一半子主意呢！今日這件大喜的事作成了，你這個乾女孩兒我可算認著了，這邊是我的女兒，那邊兒是我的外甥媳婦，還怕你不孝順我嗎？」

舅太太這話是要叫姑娘心裡過得去，無奈姑娘自己覺得臉上磨不開，只得說道：「好，連你老人家也賺起我來了！」說著上了炕，從鋪蓋裡抽出個枕頭來，面向窗戶，躺倒就睡。

張太太道：「別價睡了，完了那纂咧！」舅太太道：「親家太太，你叫他歇歇兒罷，他整鬧了這一早起了，天也早呢。」

這個當兒，張姑娘便叫人張羅擺飯。便有安太太給姑娘送過來的喜字饅首、粟粉糕、棗兒粥，又是兩碗百和鴛鴦鴨子、如意山雞捲兒，還有包過來的餛飩，都是姑娘素來愛吃的，一時都擺在外間炕桌上。舅太太便叫：「姑娘，起來，咱們陪褚大姐姐吃飯去了。」姑娘只在那裡裝睡不理。張姑娘道：「姐姐起來罷，不要打主意起磨呀！」姑娘仍不言語。舅太太便向張姑娘打了個手勢，張姑娘道：「姐姐再不起來，我上去膈肢去了。」原來姑娘天不怕地不怕，單怕膈肢他的膈肢窿，才聽得這句，便笑著說道：「你敢？」張姑娘真個上了炕，呵了呵手，要去膈肢他，他已經笑得咯咯咯亂顫。張姑娘便向他兩掖抓了兩把，他不由的兩隻小腳兒亂登，便連忙爬起來，這才出外間去吃飯。

舅太太便叫把桌子橫過來，讓大娘子坐了上首，自己下首相陪。玉鳳、金鳳兩個坐在炕裡邊。姑娘才坐下，話又來了，說：「媽怎麼不一塊兒吃呀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是樂糊塗了，你不知道他老人家吃長齋呀？」姑娘道：「這還吃的是那門子的長齋呢，難道今日還不開嗎？」張太太道：「不當家花拉的，也有個白眉赤眼兒的就這麼開齋的？」舅太太說：「你別忙，等著你過了門，看個好日子，你們三個人好好的弄點兒吃的，再給親家太太順齋，那才是呢。」姑娘道：「我不懂，娘這會子又拉扯上人家褚大姐姐作甚麼。」褚大娘子笑道：「噯喲！姑太太，不是我喲！我沒那麼大造化喲！」姑娘睜著眼問道：「那麼那一個是誰？」舅太太只是笑，答應不出來。張姑娘道：「還是那個屬馬的。——姐姐吃飯罷。」姑娘這才不言語了，低著頭吃了三個饅頭，六塊粟粉糕，兩碗餛飩，還要添一碗飯。張太太道：「今兒個可不興吃飯哪！」姑娘道：「怎麼索興連飯也不叫吃了呢？那麼還吃餓餓。」說著，又吃了一個饅頭，兩塊粟粉糕，找補了兩半碗粥，連前帶後，算吃了個成對成雙，四平八穩。

飯罷，大家盥漱，煙茶各取方便，仍到裡間來坐。早有安老爺、安太太那邊差了四個女人來見舅太太。內中晉升女人回道：「奴才老爺、太太打發奴才們來回親家太太，給姑娘送過點兒糙東西來，算補著下個茶，求親家太太給姑娘穿穿戴戴罷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很好，這些東西我都替我們姑娘領了。你們也不用往來搬運，等我們各自回來把上轎的穿的戴的拿下來，別的不用動，省得又費一遍事。你們回去說姑娘磕頭，我多多的給你們老爺、太太道謝。你說我樂了。我不樂別的，我沒想到我這輩子也熬到作了親家太太了！」便有戴嬾嬾等一班人讓大家去喝茶，舅太太自己備了賞，倒像新親一般，辦了個熱鬧。

張親家老爺合褚大姑爺已經叫人開了正門，外面家人早將聘禮一桌桌的抬進來，擺在東邊。褚一官也叫人把他家的幫箱的妝奩擺在西邊。舅太太合褚大娘子諸人到院子裡看了回來，便悄悄的拉姑娘道：「咱們從這窗戶眼兒裡瞧瞧，別叫九公、褚姑奶奶合你公婆白費了心。」姑娘此時自是害羞，不肯去看，無奈他本是個天生好事的人，又搭著向來最聽娘的說，借這一拉，便挨在玻璃跟前往外看。舅太太一指點著道：「你看，東邊兒這八桌是人家家的。那頭抬是一匣如意，一匣通書；二抬便是你們那兩件定禮；那六抬是首飾衣服鋪蓋。他們算省子豬羊鷄酒了。西邊的八桌便是九公合褚姑奶奶給你辦的妝奩。你瞧，把個小院子兒給擺滿了！」說話間，張姑娘合褚大娘子早把應穿應戴的衣裳首飾一樁樁的拿進來。舅太太打發送禮的男女家人去後，便叫人鋪水挖單，放梳頭匣兒，催姑娘上妝。

原來姑娘自遭顛沛，埋首風塵，並不知著意脂粉；接著守制一年，更是無心修飾。這番經舅太太在旁一一的調停指點，勻粉調脂，修眉理鬢，妝點齊整，自己照照鏡子，果覺淡白輕紅，而且香甜滿頰。舅太太道：「好看了。可叫妹妹給你梳頭罷。」姑娘道：「我不叫他梳，還是娘給我梳罷。」舅太太道：「今日的頭娘可上不得手了。」說著又「噯」了一聲，便向褚大娘子道：「我只恨我一個好好兒的人，怎麼到了這些事上就得算個沒用的了呢！」說著，眼圈兒便有些紅紅兒的。這位舅太太也就算得個「老馬嘶風，英心未退」了。

卻說這樁喜事原來安老爺不喜時尚，又憋著一肚子的書，辦了個「參議旗漢，斟酌古今」。就拿姑娘上頭講，便不是照國初舊風，或編辮子，或紮丫髻；也不是照前朝古制，用那鳳冠霞披。當下張姑娘便尊著公婆的指示，給他梳了個蟠龍寶髻，髻頂上帶上朵雲寶蓋，髻尾後安上瓔絡蓮地，髻面上蓋上鑲珠嵌寶兒，兩旁插上七星流蘇，關上珍珠對挑，後是同心如意，前是富貴榮花，耳上兩個硬紅寶石墜子。一時，姑娘便覺頭上多了好些累贅。張姑娘曉得姑娘是個不會靜坐一刻的，恐他把首飾甩掉了，先用個大紅頭罩兒給他攏上。攏好了，姑娘對鏡一照，忽然笑了一聲。張金鳳在背後從鏡子裡看見，說道：「姐姐這一笑，我猜著了，我猜準是想起在能仁寺從房上跳下來打扮的那個樣兒來了。」姑娘也從鏡裡合他說道：「你怎麼這麼討人嫌哪！」

梳妝已罷，舅太太便從外間箱子裡拿出一個紅包袱來，道：「姑娘，把裡衣兒換上。」說著，自己打開，放在炕裡邊。

姑娘一看，原來裡面小襖、中衣、汗衫兒、汗巾兒，以至抹胸、膝褲、裹腳、襷帶一分都有，連舅太太親自給他作的那雙鳳頭鞋也在裡頭。姑娘道：「我怎麼日前換了衣裳又叫換衣裳啊？」舅太太道：「啐呀！你給我換上罷。」說著，又給他放下玻璃兒來。姑娘無法，只得咕嘟著嘴背過臉去，解扣松裙，在炕吞兒裡換上。一面低頭系著汗巾兒，不覺嘴裡又叨叨出一句話來，說：「我說呢，好好兒的洗了沒兩天兒的腳，前日又叫人洗腳作甚麼呢。」惹得大家抿嘴而笑。舅太太笑道：「我們這個姑娘，說他沒心眼兒，甚麼事兒都留心；說他有心眼兒，一會價說話真像個小傻子兒！」

且住！姑娘這半日這等亂糟糟的，還是冒失無知呢，還是遇事輕喜？都不是。天下作女孩兒的，除了那班天日不懂、麻木不仁的姑娘外，是個女兒，便有個女兒情態，難道何玉鳳天生便是那等專講蹲縱拳腳、飛彈單刀、殺人如麻、揮金如土的不成？何況如今事靜身安，心怡氣暢，再加上「人逢喜事精神爽」，怎教他不露些女兒嬌癡情態？若果然當此之際，一毫馬腳不露，那人便是元奸巨惡，還合他講甚麼性情來！

閒話少說。再整張姑娘見他穿好裡衣，便上去給他穿大衣服。因換汗巾兒，又看見那點「守宮砂」，叫舅太太說：「舅母，請過來，看他胳膊上這塊真紅的好看！」舅太太看了，也點頭贊歎不絕，說：「快給人家穿上罷，怪冷的。」張姑娘便打發他一件件的穿好。因是上妝，不穿皮衣，外面單件大紅繡並蒂百花的披風，砂綠繡喜相逢百蝶的裙兒，套上四合如意雲肩，然後才帶上瓔絡項圈，金鑄玉釧。舅太太便叫人在下首給他鋪了個大紅坐褥坐下，說：「這可不許動了。」

卻說姑娘梳洗的這個當兒，外面張老同褚一官早帶同這邊派定的家人，把那十六抬妝奩送過去。就只送妝的新親只得張、褚二位，人略少些。那邊自然另有一番款待，不必細述。這邊才收拾完畢，早聽那邊「當」一聲鑼響，喇叭號筒鼓樂齊奏的響起房來。不想闖了個沒對兒的姑娘，才聽得一聲鑼響，唬了個兩手冰涼，只叫娘拉著。褚大娘子道：「可完了我們的創咧！」舅太太是要過祠堂去等著公子來謝妝，姑娘是苦苦的不放。褚大娘子道：「我同張家妹子倆人跟著你，難道還怕嗎？」這舅太太才得脫身，過去看了看，香燭一切早已預備停當。那鼓聲也就漸聽漸近，一時到了門前，早見馬蹄兒聲音進了大門，便有贊禮的儂相高聲朗誦，念道：「伏以：

滿路祥雲彩霧開，紫袍玉帶步金階。

這回好個風流婿，馬前喝道狀元來。

攔門第一請，請新貴人離鞍下馬，升堂奠雁。請！」屏門開處，先有兩個十字披紅的家人，一個手裡捧著一彩壇酒，一個手裡抱著一隻鵝，用紅絨紮著腿，捆得他噶噶的山叫。那後面便是新郎，蟒袍補服，緩步安祥進來。上了台階，親自接過那鵝、酒，安在供桌的左右廂，退下去，端恭肅敬的朝上行兩跪六叩禮。行著禮，舅太太在旁道：「我替他二位說罷，吉期過近，也沒得叫姑娘好好兒的作點兒針線，請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耽待，姑爺包含罷！」公子答應著站起來，又回舅太太道：「我父親、母親吩咐我，叫給舅母行禮，請舅母到廂房裡頭坐下受頭。」把個舅太太樂得笑逐顏開，說道：「還給我磕頭呢，很好！你就這裡給我磕罷，我沒這些講究。」公子轉過身來，便在舅太太跟前磕下頭去。舅太太一面拉他，口裡說道：「你又是我的外甥兒，又是我的女婿，我不合你說客套。姐姐只管比你大兩歲，他可傲性兒些兒，你可得讓著人家，你要欺負了我的孩子，我可不依你！」公子只得笑著答應了個「不敢」。舅太太又道：「回去先替我道喜罷，咱們的老規矩兒，今日可不留你喝茶。」公子退出來，依然鼓樂前導回去。

這奠雁之禮，諸位聽書的自然明白，不用說書的表白。那何玉鳳姑娘卻是不曾經過，聽了半日，心裡納悶道：「怎麼才來就走，也不給人碗茶喝呢？再說，弄只鵝噶噶的，又是個甚麼講究兒呢？」那裡曉得這奠雁卻是個古禮。怎麼叫作「奠」？奠，安也。怎麼叫作「雁」？鵝的別名叫作「家雁」，又叫作「舒雁」，怎麼必定用這「舒雁」？取其「家室安舒」之意。怎麼叫新郎自己拿來？古來卑晚見尊長，都有個贊見禮，不是單拜老師才用得著。如今卻把這奠雁的古制化雅為俗，差個家人送來，叫作「通信」，這就叫作「鵝存禮廢」了。

閒話少說。公子走不多時，只聽那邊二次響房，舅太太道：「快了。」因叫張姑娘把鞋給姐姐換上。姑娘說：「這雙好，穿著又合式又舒服，怎麼還換哪？」說著，張姑娘拿過個小紅包兒來，姑娘打開一看，原來是雙綠布的，上面釘著單股兒帶子的兩朵紅梅花兒。姑娘白說：「不穿了！」舅太太千哄萬哄，好容易給他穿上。張姑娘便把那一雙包了個包兒，交給戴嬾嬾帶在身上，預備過去好換。才換得妥當，早有人報：「太太過來了。」便聽得安太太車聲隆隆從後門而來。一時下車，舅太太同張太太、張姑娘都接出去。舅太太笑道：「多遠兒呀，親家太太還坐了車來了？」安太太道：「甚麼話呢？這是個大禮麼！回來我可就從角門兒溜回去了，好把車讓給你們送親太太坐。」一路說笑進門。

姑娘見了婆婆，要站起來，太太連忙按住，說：「不許動。」

因問：「吃了點兒東西沒有？」張姑娘代答：「吃了一個喜字兒饅頭，兩塊粟粉糕，吃了點兒餛飩，喝了點兒棗兒粥。」倒替姑娘瞞了八成兒「味心食」。太太還說「吃少了」。說著，便坐在姑娘對面上首，看他裝扮起來益發面如滿月，皓齒修眉，不禁越看越愛。舅太太以新親禮相待，照例煙而不茶。彼此無非談些天氣春和諸事吉利的熱鬧話。看看交了酉初二刻，恰好轎子也將近到門，安太太便給姑娘蓋上蓋頭，起身回去。這個當兒，舅太太迴避了，躲在外間排插後面，借著捨不得姑娘在那裡落淚。

安太太走後，只聽得鼓樂喧天，花轎已到門首。搭進院子來，抽去老桿，眾家人手捧進來，安得面向東南。只聽戴嬾嬾合隨緣兒媳婦一條一條的往屋裡要紅氍子，地下兩三層的鋪得平穩。褚大娘子便遞給姑娘一個小金如意兒，一個小銀錠兒，兩手攥著，取「左金右銀，必定如意」之兆。張姑娘又把個蘋果送在他嘴邊。姑娘被蓋頭這一捂，捂得一心一心的心火，正用得著，便大大的咬了一口，還要現吃，卻早拿開了。便聽得院子裡還是先前那個人咬文嚼字的念道：「伏以：

天街夾道奏笙歌，兩地歡聲笑語和。

吩咐雲端靈鵲鳥，今宵織女渡銀河。

攔門第二請，請新人緩步抬身，扶鸞上轎。請！」褚大娘子、張姑娘扶著姑娘上了轎，安上扶手板兒，放下轎簾兒，扣上蔥管兒，搭出轎去。這個當兒，便有許多僕婦伺候褚大娘子上車，先往頭裡去。這裡才叫轎夫上轎桿，打杵穩轎。只聽前後招呼一聲「請」，前面十三棒鑼開導，彩燈雙照，簫鼓齊鳴，姑娘到底被人家抬了去了！

姑娘上了轎子，只覺四圍捂蓋了個嚴密，裡邊靜悄悄的，黑暗暗的，只聽得咕咚咕咚的鼓聲振耳，覺得比那單人獨騎跨上驢兒，深山曠野黑夜微行，大是兩般風味，只把不定心頭的小鹿兒騰騰的亂跳，又好像是落下了許多事一般。走了半日，忽然想起說：「噯呀！我怎的臨走時節也不曾見著娘？

我正有一句要緊要緊的話要問他老人家，一時匆匆不曾問得，此時料想沒法回去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……」自己合自己商量的半日，忽然說道：「有了，便是這等。」那知姑娘心裡打的卻又是個斷斷行不去的主意！這正是：

既為蝴蝶甘同夢，怎學鴛鴦又羨仙。

要知何玉鳳過門後又有些甚的情節，下回書交代。